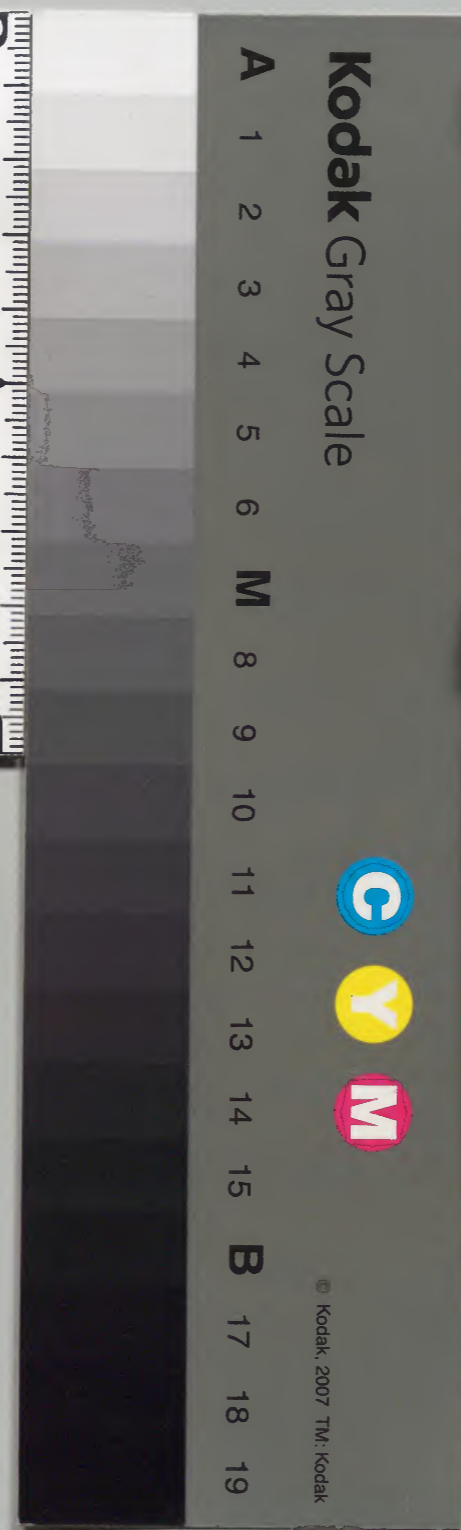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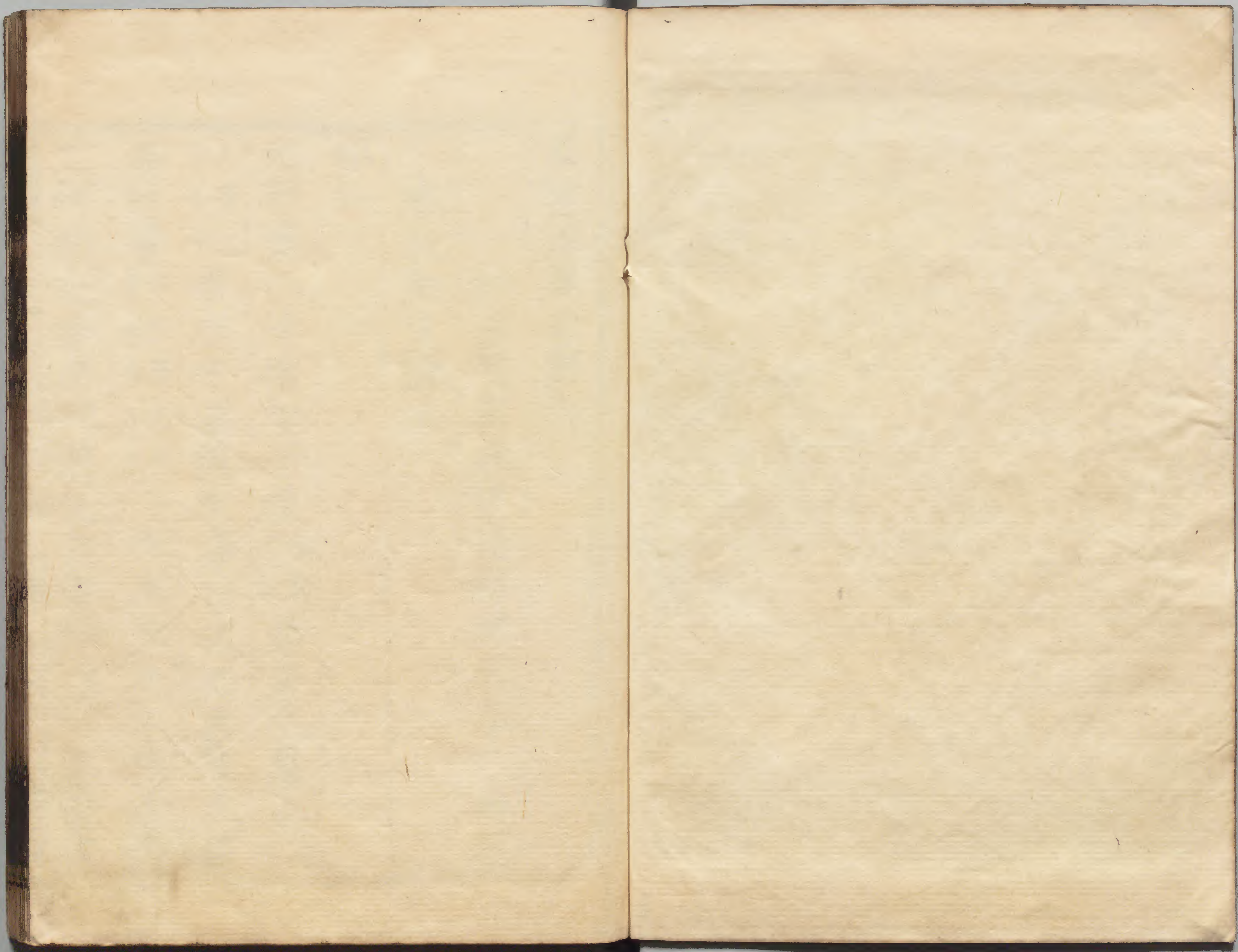
群書治要

漢書門類			
二七三五	函	號	類
一三四	架	冊	數
四七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七三五	函	號	類
一三四	架	冊	數
四七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5)		
函號	297	21	





羣書治要卷第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春秋左氏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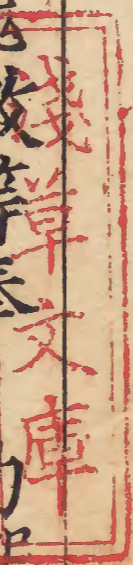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繞繞鄭邑也尋宋之盟也宋盟

在襄二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

志於晉得志謂先歆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

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楚重得



志於晉晉之耻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

曰然宋之盟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

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駕猶陵也今武猶是心

也楚又行僭僭信也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

修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袞穠耘也壅苗為袞雖

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

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

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僭不信賊害人能為人則者

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

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也晏子曰此季世也齊

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不恤之也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國

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刑足者屨也言刑多也民人痛疾而

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

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

吾公室令亦季世也庶人罷弊而宮室滋侈

滋益也道瑾相望為瑾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也民

聞公命如逃寃讎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讒鼎之銘讒鼎名

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平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

猶懈怠况日不悛悛改也其能久乎晉之公族盡

矣盱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

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

湫隘踟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請更諸爽

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也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

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

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

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
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
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也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
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君歸於德吾猶將事之
况諸侯乎若適陰虐楚將弃之弃不以君也吾又
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也殆危也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暴戾之難也有是三者何

向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虞隣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崑崙華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

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滅亡莫之北土

燕代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

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

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

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若何虞難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

仲孫公孫無知 晉

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

難敵亦喪之

閔二年狄滅衛信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

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

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

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

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

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

商湯有景亳之命

亳即偃師

周武有孟津之誓成

有歧陽之蒐康有鄠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齊桓有召陵之師

在僖四年

晉文有踐土之盟

在僖

二十八年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

仍緡皆國名

商紂為黎

之蒐東夷叛之

黎東夷國名

周幽為大室之盟戎

狄叛之

大室中嶽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

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

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

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

弃惡及遠方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十三年

君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

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叔齊曰魯侯不亦善

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

及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不能取也存子家

羈不能用也羈莊公斲大國之盟凌虐小國

謂伐莒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不知其私不自

難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謂三思莫在公不圖

其終無為公謀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

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以習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

儀為急

是乎知禮

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

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

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

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闔別足使守門也以羊舌肸

為司宮加官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

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

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

禮不求耻八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

在宣十二年

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

在成十六年

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

之以睦

君臣和也

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

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

言何以為備

誰其重此

言怨重也

若有其人耻之可也

謂有賢人以敵

晉則可耻之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

可矣求諸侯而麋至

麋群也

求婚而薦女薦女進君

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

亦有備矣不然奈何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

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

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

大夫無辱謝遠啓疆厚為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

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

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猶不可禁

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行之以禮

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

從勸從教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

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

使之以和悅使民臨之以敬莅之以強施之於事為莅

斷之以剛義斷恩也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

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

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也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

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弗可為矣為治夏

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

著禹湯之法言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

不能議事以制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

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將

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

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又曰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如是何辟

之有言詩唯以德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

於書以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事亂

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所聞

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其此之謂乎復書曰

若吾子之言復報僑不才能及子孫吾以救

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

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耶若

何效僻書曰聖作則也則法無寧以善人為則

無寧寧也而則人之僻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

國君乎晉侯悅乃逆之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

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

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

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

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無宇辭曰

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

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

臣毛草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

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今有司曰汝胡執人

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

荒大也闕蒐也蒐有亡人當大蒐其衆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

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

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比至彼

也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王

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

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

而歸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之君王始求諸侯

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

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

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也遂舍之赦無字也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

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

也言也不然民聽盪盪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也曰作

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

宮室崇侈民力雕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

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虜祁之宮虜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

哉子野師曠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咎遠於

其身怨咎遠於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

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

矣叔弓如晉賀虢祁也賀官成游吉相鄭伯以

如晉亦賀虢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

相蒙蒙欺也可吊也而又賀之太叔曰若何吊

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九年周甘人與晉闚嘉爭閭田甘人甘大夫闚嘉閭縣大

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

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也桓伯周大夫曰文武成康

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為後世廢墜

弟之國當救濟之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擒螭魅

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也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

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也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

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逼

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壇殖

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有

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

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按本塞源專弃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秋無所可責叔

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

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以恭翼佐也自文以

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

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一王辭直子其圖之

宣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闔田反穎俘築郎囿

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

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

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

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折父從

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今周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

今鄭

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

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

四國陳蔡二不羹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

畏君王乎王入折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

識其順王心如響應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矣

以已

以斷鋒刃欲自摩厲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也

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

皆古書名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穆王肆極也

周行天下皆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

掌甲兵之職招其名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獲沒不見篡殺

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

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

音愔愔安和兒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

力任如全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王費邑宰

也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

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

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

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

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

不親南氏將焉入乎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狄人
之別 鼓人

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十

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或

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愆過也
適歸也

或以可

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好

賞所甚惡若所好何

無以復
加所好

若其弗賞是吾

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速退量力

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茲所喪滋多使鼓

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

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

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也穆子曰

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

以賈怠不如完舊

完猶
保守

賈怠無卒

卒終
也

弃舊

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

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

知義
所在

有死

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

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慎曰七日其火作

乎宋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

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莊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

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

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

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媵於秦無極與逆勸

王取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

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城父今襄城縣以

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

子建居于城父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南

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為滎焉子產弗許曰我闕

龍不我覲覲見也龍闕我何覲焉禳之則彼其

室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我乃止也子言

智產之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五奢將以

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

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

納建妻何信于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

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去太子

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余耳誰告建也對曰

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

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

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

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

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善其言之舍使還

無極

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

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

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

棠君奢之長子

曰介適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

自以智不及負

我能死介能

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弃

俱去為弃父也

名不可

廢

俱死為廢名

介其勉之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

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將有吳患不得早食

楚人皆殺之

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

州子吳子僚也

齊侯疥

遂疴

疴癘疾也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多在齊

梁丘據與裔款

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

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實

公悅

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

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

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

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

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

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

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袂陳說

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

國福也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適

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斬刈

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讟不憚鬼

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

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求媚於神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禱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

者為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藿

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

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布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

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

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

之臣僭令於鄙諫為教令於邊鄙也民人苦病夫婦皆

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

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

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闕去禁薄歛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

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君子

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君所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姦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

子產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也義者利之

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

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

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為五味酸醎

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滌

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声色是故為禮以奉

之制禮以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

者其稟陰陽風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禮為

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

施舍怒有戰鬪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

性是以長久也協和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

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民

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

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

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除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也天道不諂諂

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

不違天人故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
 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
 也公悅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
 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
又有國故歎也晏子
 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
 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
 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
 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要有
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

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
 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
 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収公
 利不作
福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
 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以可為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
也兄愛而友弟

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

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

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

惡之謂子常日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卻宛又謂子

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

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

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

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

帷諸門左張帷陳兵甲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

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

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

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執之執燒也子惡聞之

自殺國人弗燕令尹炮之炮燔也盡滅卻氏之

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皆卻氏國言

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沈

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

廐尹陽令終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

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年出

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并

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

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迹近也今

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

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

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吳新有君先新疆立

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

以自安今甚愛讒以自危子矣其惑也子常

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

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為政也魏舒也以司馬彌牟

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

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謂賈辛司馬烏

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故舉之魏子

謂成鱣鱣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

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忌君遠疎也近不

偏同不偏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滯心雖

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先有天下其

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踈一也賈

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

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

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

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也曰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陽人

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

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闔沒女寬

二人魏子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

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

魏子饋八召之召二大比置三歎魏子曰吾

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忌憂吾子置食之間三

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

言飢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

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

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心屬厭而已屈足也

之腹飽猶知厭足獻子辭梗陽人言魏氏

定公

四年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

黃父之會在昭二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

無復怒復重無謀非德非所無犯非義言簡

用善言所以

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

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以戈擊王王

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

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辛蔓成然之子闔卒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

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乎詩曰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唯仁

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避強凌弱也違強凌弱非勇也乘人

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

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闔辛與其弟巢

以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

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

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寡人

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

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

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

乃歸楚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

成曰竟陵縣西藍尹豐涉其幣豐楚大夫不與王

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

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

前惡惡過王賞闕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闕懷皆從

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殺王故王曰大德滅

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申包胥曰吾為君

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

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遂逃賞

九年鄭駟歇殺鄧拊而用其竹刑鄧拊鄭大夫欲改鄭

所鑄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君子謂子然

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

也加猶益弃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

蒺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

之不伐其樹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

不恤其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羞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

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五貧曰不可臣聞

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

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

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

將又存之違天長寇讎悔後雖之不可食已

消食也弗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

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為二十二年越入吳越及吳平吳

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

田從黨無田者從逢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

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

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也公曰國勝

君亡非禍而何

楚為吳所勝也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

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

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如傷恐驚動

其亡也以民

為土芥是其禍也

芥草也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

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

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言今至也

陳侯從之及夫荒

克越乃脩舊怨

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吳師在陳楚

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

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

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壇

平地作室不起壇

器不彫鏤

形刑也鏤

刻也宮室不觀

觀臺榭也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

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在國天有灾癘親巡孤寡而

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分猶遍其

所嘗者卒乘與焉

所嘗甘珍非常食

勤恤其民而與

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曠

知身死不見曠弃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反易猶今聞夫

羗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者貴

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

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

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

使問諸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

妖氣守之故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祭讓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

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

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

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

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

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

腸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為欲得吳也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

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

氏欲以避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鏹屬

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

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代齊勝之盈之

極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

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冊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

不公而私於冊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

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立

亦足矣丘十六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使子路子路

辭季康子使冊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

人使宗人豐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

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

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教也孝惠娶於商

孝公稱惠公弗皇也商宋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

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

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也

羣書治要卷第六

六政癸甫

